

稗史叢書之二

古今閨媛逸事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古今閨媛逸事 卷四 目次

情愛類

相思樹

一死代夫

化鶴歸來

比肩人

淚滿春山中

剔目表貞

賣銀媼作命婦

長短歸期不及瓜

汝復憶餅師否

楊柳青青似舊時

美麗爲天下冠

石壁題詩

歎中散

欲離復合

上頭名字有郎君

歌者婦

無雙得雙

綠葉成陰子滿枝

古今閨媛逸事 卷四

答鸞毒鳳

長相思典

錦江忍寒

風情不薄

一袍之贈

夢中見妻作詩

一剪梅詞

長橋月短橋月

玉簪記

遺囑護銀花

並蒂蓮

綠衣人

玉馬姻緣

桐葉題詩

賢者不免

紫竹

一箭得雙

鷓鴣天詞

淫屍復生

療夷贈婢

曾見驚鴻照影來

對面誰家樓

玉簫再世

蘭蕙聯芳樓

我愛鄭郎

死則同穴

勝兒薄命

兄弟夫妻

百喜帳

已辦一死

因詩復合

紅橋豔蹟

聯舟緣

張崔合傳

三娘子

願將雙淚化爲雨

嘗糞甘否

連埋樹

假屍續緣

心中有物如鐵

寒香晚翠

骨頭裏貫

樹上題詩

使君有婦羅敷有夫

三笑之藍本

生生死死

妻爲夫媒

牡丹花下死

洗手姻緣

可景芳魂未定

破氈隱語

雁門雪

西泠麗人

一腔心事托梅花

願向天涯情死

巧蝴蝶

白頭花燭

銀工女

雪兒

古今閨媛逸事 卷四

情愛類

相思樹

搜神記宋康王舍人韓憑妻何氏美。康王奪之。憑怨。王囚之。論爲城旦。妻密遺憑書。繆其辭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旣而王得其書。以示左右。莫解其意。臣蘇賀對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有死志也。俄而憑乃自殺。其妻乃陰腐其衣。與王登臺。妻遂自投臺下。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賜憑合葬。王怒勿聽。使里人埋之。塚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塚合。吾勿阻也。宿昔之間。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塚之間。旬日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于下。枝錯于上。又有鴛鴦雄雌各一。恒棲其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

人謂此禽卽韓憑夫婦之精魂。今睢陽有韓憑城。其歌謠至今猶存。

一死代夫

趙媛姜資中。盛道妻。建安五年。道坐罪。夫妻閉獄。子翔方五歲。姜謂道曰。官有常刑。君不得免矣。妾在何益。君門戶。君可同翔亡命。妾代君死。可得繼君宗廟。道依違數日。姜苦勸之。遂解脫給衣糧。使去。姜代爲應對。度道走遠。乃告吏殺之。後遇赦。父子得還。道雖仕宦。終不再娶。

化鶴歸來

榮陽縣南百餘里。有蘭若山。峭拔千丈。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夕偶影翔集。相傳云。昔有夫婦隱此山。數百年化爲雙鶴。不絕往來。忽一旦。一鶴爲人所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今响動岩谷。莫知其年歲也。出搜神記。

比肩人

天中記。吳黃龍中。吳郡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離。時人號爲

比肩人。後妻卒。東美不食而死。合葬後。未一歲。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鴈常宿於上。孫權聞之。嗟歎。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呼爲小比肩。

淚滿春山中

林下詩談王叔英婦。劉孝綽之妹。幼有詞藻。春日叔英之官。劉不克從。寄贈以詩曰。妝鉛點黛拂輕紅。鳴環動珮出房櫺。看梅復看柳。淚滿春山中。時人傳誦之。

別日表貞

盧夫人房玄齡妻也。玄齡微時病且死。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他念。玄齡愈禮之終身。

賣鎚媼作命婦

唐馬周少孤貧。爲博州助教。以嗜酒忤刺史達奚。拂衣至京。停于賣鎚媼肆數日。祈媼覓一館地。媼乃引致於中郎將常何之家。代何草封事稱旨。太宗詢知周所爲。卽

日召見。拜監察御史。媼之初賣鮑也。李淳風。袁天罡。常遇而異之。皆竊云。此婦當大貴。何以在此。及馬公既貴。竟取爲妻。數年內。馬公拜相。媼爲婦人。

長短歸期不及瓜

全唐詩李主簿。不知其名。秋遊廣陵。迨春未返。其姬以詩寄之曰。去時盟約與心違。秋日離家春不歸。應是維揚風景好。恣情歡笑到芳菲。主簿答姬詩云。偶到揚州悔別家。親知留滯不因花。塵侵寶鏡雖相待。長短歸期不及瓜。

汝復憶餅師否

本事詩寧王宅左有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歲餘。因問曰。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命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當時文士無不淒異。王命賦詩。王維先成云。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座客無敢繼者。王乃歸餅師。以終其志。

楊柳青青似舊時

天寶中昌黎韓翃有詩名。性頗落托。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翃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艷絕一時。喜談謔。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翃爲宴歌之地。而館翃于其側。翃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屬意焉。李生素重翃。無所怪惜。後知其意。乃具饌請翃。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翃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輟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柳氏知其意誠。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生于客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資三十萬佐翃之費。翃悅。柳氏之色。柳氏慕翃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翃上第。屏居間歲。柳氏謂翃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尚。豈宜以濯淠之賤。稽陔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佇君之來也。翃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鬻粧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以艷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候希逸自平盧節度淄青。素重翃名。請爲書記。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翃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懸金而題。

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鳴咽。左右悽愴。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蕃將沙叱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却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止。歎想不已。隅於龍首崗。見蒼頭以駿牛駕輜輶。從兩女奴。翊偶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失身沙叱利。詰旦幸相。待于道政里門。及期而往。以輕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投之。曰。當遂永訣。願實誠念。乃迴車以手揮之。輕袖搖搖。香車鱗鱗。目斷意迷。失於魂魄。翊大不勝情。會溜青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翊。翊強應之。然意色皆喪。音韻悽咽。有虞侯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劍言曰。必有故。願一効用。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徑造沙叱利之第。候其出行。里餘乃被衽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待辟易。無敢仰視。遂昇堂。出翊札示柳氏。扶之跨鞍。馬逸塵斷。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歎。

柳氏與翊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沙叱利恩寵殊等。翊後懼禍。乃詣希逸。希逸大驚曰。吾平生所難事。俊乃能爾乎。遂獻狀曰。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翊。入列參佐。累彰勳効。有妾柳氏。阻絕兇冠。依止名尼。今文明撫運。遐邇率化。將軍沙叱利兇恣撓法。憑恃微功。驅有志之妾。干無爲之政。臣部將兼御史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勇決。却奪柳氏。歸于韓翊。義切中抱。雖昭感激之誠。事不先聞。固乏訓齊之令。尋有詔。柳氏宜還韓翊。許俊賜錢二百萬。柳氏歸翊。翊後累遷至中書舍人。

美麗爲天下冠

晁采傳。大歷中有晁采者。小字試鶯。女子中之有文才者也。與母獨居。深嫻翰墨。姿艷質。映帶一時。有尼常出入其家。言采美麗爲天下冠。不施丹鉛。眉目如畫。嘗見其夏月著單衫子。右手擎竹枝。左手持蘭花扇。按膝上。注目水中游魚。低諷竹枝小詞。若黃鶯學囀。眞神仙中人也。性愛看雲。故其室名窺雲室。館名期雲館。一日。蘭花始發。其母命詠之。采卽應聲曰。隱於谷裏。顯於澧潭。貴比於白玉。重匹於黃金。旣入

燕姬之夢。還鳴采玉之琴。其敏慧若此。少與鄰生文茂。筆札周旋。每自誓當爲伉儷。及長而散去。猶時時託侍女通殷勤。茂嘗寄以詩曰。曉來扶病鏡臺前。無力梳頭甚鬢偏。消瘦渾如江上柳。東風日日起還眠。又曰。旭日瞳曠破曉窗。遙知妝罷下芳牀。那能化作桐花鳳。一集佳人白玉釵。采得詩。因遣侍兒以青蓮子十枚寄茂。且曰。吾憐子也。茂曰。何以不去心。侍者曰。正欲使君知其心苦耳。茂持啗未竟。墜一子於盆水中。有喜雀過。惡汙其下。茂遂棄之。明早有並蒂花開於水面。如梅英大。茂因喜曰。吾事濟矣。取置案頭。數日始謝。房亦漸長。剖之各得實五枚。如所來數。茂卽書其異。託侍女以報采。采持閱大喜曰。並蒂之諧。此其徵矣。因以朝鮮繭紙作鯉魚兩面。俱畫鱗甲。腹下令可以藏書。遂寄茂以詩曰。花箋製葉寄郎邊。的的尋魚爲妾傳。並蒂已看靈雀報。倩郎早覓賣花船。荏苒至秋。屢通音問。而歡好無由。偶值其母有姻席之行。采卽遣人報茂。茂喜極。乘月至門。遂酬宿願焉。晨起整衣。兩不忍別。采因是剪鬢髮贈茂。且曰。好藏青鬢。早締白頭也。茂歸藏於枕畔。蘭香芳烈。馥馥動人。因以詩

寄之曰。几上金貌靜不焚。匡牀愁臥對斜暉。犀梳金鏡人何處。半枕蘭香空綠雲。綢繆之後。又復無機可乘。時值杪秋。金風漸瀝。無聊之極。因遣侍兒以詩寄茂曰。珍簟生涼夜漏餘。夢中恍惚覺來初。魂離不得空成病。面見無繇浪寄詩。牕外江村鐘響絕。枕邊梧葉雨聲疎。此時最是思君處。腸斷寒猿定不如。自茲以往。間關彌深。采抱鬱中懷。遂凋素質。母察其異。苦詢侍兒。因露其情。母歎曰。才子佳人。自應有此。然古多不偶。吾今當爲成之。因託斧柯以采歸茂。按全唐詩。晁采春日送文茂之長安詩云。思君遠別妾心愁。蹈翠江邊送畫舟。欲待相看遲此別。只憂紅日向西留。采家畜一白鶴。名素素。一日雨中。忽憶其夫。謂鶴曰。昔王母青鸞。紹蘭紫燕。皆能寄書遠達。汝獨不能乎。鶴延頸向采。若受命狀。采卽援筆直書二絕。繫于鶴足。竟致其夫。詩云。牕前細雨日啾啾。妾在閨中獨自愁。何事玉郎久離別。忘憂草樹豈忘憂。春風送雨過窗東。忽憶良人在客中。安得妾身今似雨。也隨風去與郎同。

石壁題詩

全唐詩王氏太原人。永福潘令妻。隨夫宰永福。任滿祖餞。留連累日。王先解舟泊五里汰王灘下。俟久不至。月夜登岸題詩石壁。末署太原族望。歲久。詩漫滅。獨太原二字入石。邑人因以名其灘。題石壁詩曰。何事潘郎戀別筵。歡情未斷妾心懸。汰王灘下相思處。猿叫山山月滿船。政和陳武祐慮歲久詩亡。大書繫以記文。鐫之於石。自唐及今。流潦巨浸之所漂齧。震風淩雨之所滌蕩。不知其幾。而墨色爛然如新。一婦人望夫之切。精神入石。終古不變如此。

歎中散

瑯嬛記姚氏女月華。與楊子名達者相愛。月華少失母。隨父寓於揚子江。江上端午有龍舟之戲。月華出看。達見其素腕褰簾。結五色絲。跳脫鬢髮如漆。玉鳳斜簪。巧笑美盼。容色艷異。神魂飛蕩。然非敢望也。每日懷思。因製曲序其邂逅。名曰泛龍舟。一日月華見達。昭君怨詩。愛其匣中縱有菱花鏡。羞向單于照舊顏。語情不能已。私命侍兒乞其舊稿。楊出於非望。樂不可言。立綴艷體詩以致其情。自後遂各以尺牘。

來。然中不易近。月華有寄達詩。題曰古怨。其詩曰。江水悠悠春草綠。對此思君真相續。羞將離恨向東風。理盡秦箏不成曲。月華贈達灑海刺二尺。作履履霜。霜應履而解。謂是真西蕃物也。因貽詩曰。金刀剪紫絨。與郎作輕履。願化雙仙鳥。飛來入閨裏。月華時以石花遺達。云出丹洞玉池。異於他處。色如南水晶。清明而瑩。久服延年。達以詩謝月華曰。青桂仙女隔蓬萊。珠樹金窗向曉開。燕子羽毛非廣袖。殷勤也帶石花來。月華每得達書。有密語者。伏讀十數遍。燒灰入醇酎飲之。謂之款中散。與達久會。謂之大會。習會謂之小會。大會謂之鵲鵲會。小會謂之白鵲會。達飲姚氏酒酣。假寐。月華命侍兒進以合歡竹簾。溫涼草文席。皆月華閣中物也。達贈月華以筆墨。書側云。奉送不律隄。有二女侍在側。問曰。不律隄何也。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皆筆名也。漢人有墨。名曰隄。女子博物有如此者。達與月華別曰。少日即來。不覺爽期。及歸。不即見之。達戲書一句。送曰。女姚雖美。只如半朶桃花。姚正怒。索筆對曰。人信爲高。莫費一番言說。達愈益奇之。月華筆札之暇。時及丹青。花卉翎

毛世所鮮及。然聊復自娛。人不可得而見也。嘗爲達畫芙蓉匹鳥。約略濃淡。生態逼真。達喜不自持。覓銀光紙裁書謝之。其大略云。連枝欲長。忽阻山蹊。比翼將翔。遽乖雲路。思結章臺垂柳。心馳普救啼鶯。幸傳尺素之丹青。豈任寸心之銘刻。江潮恍在案。波浪倏翻窗。直寫斷腸。飛揮交頸。繭紙發其枝幹。兔管借之羽毛。雌戲蘋川。雄依苔石。色與露花同照。爛翼將風葉共低昂。明鏡曉開。苦憶文君之面。疏螢夜度。遙思織女之機。所冀吾人。獲同斯畫。越溪吳水之上。常得雙開。漢樹秦草之間。永教對舞。月華夢月輪墜于粧臺。覺忽大悟。自幼聰慧。組織餽饋。不習而能。獨未嘗誦書。自此擗管。便有所得。其所爲文詞。妙絕當時。

欲離復合

雲溪友議。慎氏者。毗陵慶亭儒家之女也。嚴灌夫因遊彼。遂結嫻好。載歸。斬春經十餘秋。無子嗣。灌夫乃拾其過而出之。令歸二浙。慎氏慨然登舟。親戚臨流相送。乃爲詩以訣灌夫。灌夫覽詩畢。悽感。遂爲夫婦如初。其詩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